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九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序

傳燈要語序

文中子云佛西方之聖人也行之中國則泥軒車不以適越冠冕不以之胡非所尚也夫生天地之中而會中和之氣者惟中國之人爲然故聖人之道可行然猶有南北方之強剛克柔克之教而況四裔所生言語之不通聲教之不及欲以平康正直之道化之難矣彼佛氏者生長其間深生憐憫欲以聖人之教施諸裔方而知

其欲之終不可禁也于是毀形示教以消其欲之根又知其心之可以悟而入也于是慈悲引誘以開其心之明強梗猜戾之人既無欲以消其外而又有言以柔其中不覺欷嘘感悟稽顙歸依而後四裔所生得與中國之人並生天地之間以不罹于殺僇爭奪之慘亘古今聖王亦遂因其俗而不變非不欲變不可變也然則佛氏者雖非中道其于聖人剛克柔克之教不亦少裨萬一矣乎不然彼其聰明妙悟使得遊于聖人之門其所造詣當不下顔閔豈顧不知爲此而爲彼哉其志亦可諒也昔老子與孔子並時而生然孔子不闢老氏而惡鄉原聖人之心誠知老氏之說雖若高遠然有激于世

勝之弊存其說亦足以救過扶偏不若鄉愿之色取行違爲亂德也噫今世學術之弊其爲佛氏乎其爲鄉愿乎讀予說者諒予之心而有得於言外之意當不以是罪予可也是編皆諸佛要語闡明心源予既錄而傳之因以予言弁諸其首

大家文選序弁跋

文選一編凡二十二卷選九大家所作而賦則取之離騷諸體備矣閱擇精矣學者造詣深純超然自得而欲律度身心準繩造化以肆意于有無恍惚之間以與古之作者爲伍則是編也固王良造父之銜勒哉九家爲李白氏杜甫氏韓愈氏柳宗元氏歐陽修氏王安石氏

蘇洵氏蘇軾氏曾鞏氏冠以屈原宋玉凡十有一人編成于蜀南大觀臺刻于嘉靖己亥秋吉日後學江陰薛甲謹序

此書刻于瀘中予同年安君膠峯分憲于蜀雅善其書乃嘉靖乙丑復從而刻之錫邑君問予何以專取數家予應之曰屈原之騷雅頌之正聲也宋玉之賦李白之選國風之餘韻也律至杜甫其詩家之六經乎他有作者範圍不出此矣至于六秦漢雖古而規格之成迨昌黎始備繼之者莫之能越故子厚永叔介甫老泉東坡南豐與退之並稱七大家內如子厚南嶽諸碑深入佛乘三昧亦宇宙間一奇觀不可得

而少者未可以非吾儒而外之也但諸君子于聖門傳心之學槩未有　之名家則可謂之知道則未也必欲根據六經淵源孔孟則有濂溪太極圖說明道定性書橫渠西銘在此則學者亦所宜拳拳服膺不當以文章例視之今選不之及者非敢遺也不敢及也此愚選諸家之微意也是歲春仲三月吉日識

跋

贈邑侯王西崖序

古今論治者雖以知化裁善通變為至然必識治體而後化裁可施至于治體所在則非問學之積持循之力不爲習俗所移者未易識也國家設官其在外則有監

司有守令而獨縣令稱爲民之父母夫元后作民父母則所承君以蒞民者皆有父母之責者也而獨于令稱之何也令親民者也親民者令之體也爲親民之官以求親民之體則必于父母乎思之父母之于子也雖其罵詈之鞭笞之爲之子者亦必旋繞抱持而不忍釋何也愛結乎其中也故治至愛結于中則刀鋸不能劫刑祿不能誘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矣予爲兒童時見長民者猶降等威略邊幅以家人父子之道待民其情必相通其心必相安民不知令之爲尊而令亦不自以爲尊也邇年以來則稍異矣體貌之崇等威之辨往往與民隔絶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則[illegible]而猾胥反得張官府

之勢以脅吾民而田野小民有事于官府者訴于浮言寧傾產以媚胥儈而不敢覆官府之庭由是上下之情愈隔而官府之事叢脞愈甚以至大弊極壞而猶不自悟以為是民頑爾不知治體不明則化裁無術有以啟之也噫居今之世識治之體而無忝于親民之任者則吾邑侯西蕩王公其人乎侯以進士任永寧調繁而來其始至也適當吾邑彫瘵之餘簿書紛如逋負沓如瘡痍困苦之民習熟見聞意侯必將斷精明之治以立矯矯之稱莫不矍然恐懼然有去志而侯之視民亦如驚魚駭鳥惟恐其散凡網罟罝弋之具一切屏去而惟以誠心善言响嗑而撫摩之鎮之以學靜處之以從容論

者至庭俾得盡輸其情有未悟者反覆誨諭以開其心而不窮以辯有逋負者寬其期會示之利害俾以漸償納而不強以求賦役政令之施民所便者行之所不便者立為革之使各得所安而不違其欲不閱月而驚疑者安懼者釋又閱月而流移者來歸矣簿書之紛雜者理負者完矣方是時侯之勸民未嘗以賞也而民自安于為善其懲民未嘗以威也而民自不敢肆于惡侯方鳴琴晏息于一堂之中而民自得于江山百里之外若家益而人賜之者以心相諒而不以迹相疑矣夫侯豈能必斯民之信己而顧簡易若此哉識為治之體也得親民之道也取必于己不取必于人也侯其民之父母

矣乎傳云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史稱何武所居無赫赫
名去後嘗見思侯之謂矣兩漢循吏賜秩賜金久任之
而後超遷之我國家定制三載考績卓異者即人而爲
侍從侯兩治劇邑政績茂異有功於吾土而吾土之人
度侯之不能久也安得復隆古之典借侯於此以長活
我民哉侯學問精純不坌凵耳膠固之習其養之也盛
故其發之也光士大夫聞侯名者識與不識莫不愛而
慕之江皖黃公與鹽院温公相繼復命將還朝而侯始
涖任二君子之於侯猶未相與也而獎勵之語若又要
然者信侯之深知侯之必能有成也吾邑師生以二君
子之誼不容泯也乞言於予以爲侯重予惟薦獎賢能

監司責也舉賢能而加諸上位銓曹事也又何以予言爲乎顧親民之學不傳而侯獨得之則予不容無言以爲繼侯者告且以告吾邑之民而慰其愛侯之情也

易象大旨序

易其象乎象其理乎神物聖心冥會而成者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一往一來一上一下生生不窮而象形焉三之爲八重之爲六十四而天地之間萬事萬物之理備矣聖人者神通意解目擊道存設卦以宅其名繫辭以闡其義是以有八卦之名有六十四卦之名名以象也是以有彖辭有爻辭辭以象也彖有貴賤有大小有險易學之者中正配之者君臣民物措之者兼比應

象之蘊也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統其類以健順動入陷麗止說盡其情以乾父坤母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正其名以形體物宜至隱至賾至動至變之類擬其事以元亨利貞吉凶悔吝厲無咎諸占定其趨象之精也象有成卦不必伏羲觀象而得名者伏羲其祖也有成辭不必文王周公觀象而得辭者文王周公其宗也可受不可傳可心悟不可言說泥文者滯執數者誣宜聖惘焉爲之說卦卦義彰矣爲之彖傳彖辭顯矣爲之象傳象辭晰矣上下繫發其例也文言備其德也大象廣其義也序卦次其列也雜卦括其餘也後之君子燕居而玩神交而求無文而文生焉無言而言成焉

可以立象可以命占將無俟於三聖而開天自我矣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神謀鬼謀百姓與能與能者宣聖力也乎懼象教之不傳也作易象大旨

劒南文稿序

古今文制之變有四焉典謨變而為制策制策變而為詩賦詩賦變而為經義雖制與時遷代各不同至其宣精孕和開物成務斂乾坤清淑之氣寓之規格以黼扆皇猷恢張化育則自斅奏明試以來未之有改也譬之方圓大小隨器異形而其用一也經義取士之制昉於朱子之議而盛於我朝洪武永樂之文希夷澹泊如大羹玄酒歷成化弘治間渾厚敦龐又如大呂黃鐘乃今

則化工日隆程式所載披瑯日星昭回雲漢真可媲贊
典而蔚然光神矣予家居得與諸友晏聚後偃菴中而識
劒南沈子其文平順明實若不經思而有餘味其運筆
隨難易大小皆有可觀而蹈襲者莫之能及也予以是
深器之丙午秋先榜一日予與延陵趙子論邑中人材
可中式者予曰他不能知知之者惟沈子予已而果然
又十有三年而魁天下則理益精文益粹雖予亦不能
測識之矣今刻是也同門陳子旣詮次其文以予有一
日之長請予言惟昔蘇長公有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
有定價非口舌所能貴賤若劒南之文予安能以口舌
貴賤之乎傳之當世自有知者

贈周衛陽節推序

先生之道散於六籍而布濩于吾人之心吾惟純心以求之則其偏其全其得其失若辨蒼素數一二有不可得而掩者而人顧未有能何哉限於法制囿於耳目以小得為足而無遠大之志故也惟夫豪傑之士為能自信其心以闡明乎真是真非之理而不為耳目之所膠纏法制之所束縛此斯道之所以有傳生民之所以有覺也國朝以經術造士而以宋儒傳註為宗凡教者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無有能外焉者而陽明王先生獨自得乎致良知之旨與理無動之說夫曰致良知則於即物窮理以致吾知之說有所不合矣曰理無動則

於靜存動察交養互發之說有所不合矣方是時也羣議衆排謗口嘵嘵而先生信之愈篤持之愈堅卒能直伸其說以開悟人心若先生者所謂豪傑之士非耶甲晚聞先生之學寔始而駭中而疑𢌞今循先生之言以契勘吾夫子之言如出一口可以條分縷析而曲當人心信乎先生之學孔門之嫡傳吾人不可一日而不講者也間即是說以諗同志與搢紳士大夫之側亦鮮有不合者而衛陽周君信之尤深嘗讀傳習錄而以書示予曰聖賢千言萬語不過靈靈明明只這些子但昏昧放逸則明而復晦然求其真晦則又不可得噫君之所謂真晦即陽明之所謂即物以致其良知而是

闇俱泯者耶即陽明之所謂戒懼以慎其獨而上達乎無聲無臭者耶陽明之言非有期於君君之見非有私於陽明而符合若此者其心同其理同也若君亦可謂今之豪傑矣君觀政刑曹故事進士未受職者得以從容郎署君獨講究律法辨析詳明諸曹有疑獄咸取決焉以故出而理刑吾郡推其所餘以覆幬我民若決江河而之海也茲復以其潛心於律者潛心於道則其於斯道也有不不如今之沛然者耶發良知之蘊以擴陽明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得以通於心學趨於遠大而不為耳目之所膠滯法制之所束縛端於君有望矣璽書下徵戒行有期屬邑之長懷君之德而不忍其違

也相與乞言於予以致其情惟昔蘇洵氏有五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可以貧富生殺乎人而不能斷一言之幾乎道則道之所在尊莫有尚焉者故予於諸君子之請不以爵祿之茂寵命之隆為君榮而以君志道之專任道之勇為諸君子復以明君之所以為重與有識之所以重君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贈大中丞周公總制兩汀右序

古今言財賦之盛者必首東南故供邊之儲惟東南為多而撫治之臣惟東南為重我 國家啟自

成祖定鼎北都罷海運通漕河其底慎之賦輸將之宜雖更歷名臣多所裁定卒至文襄周公始集其成而繼

文襄之後以與文襄勳名相後先　則今大中丞觀所
周公而已公初以御史按治蘇松適倭寇入寇變生倉
卒軍伍倉積咸無宿儲一時應募之兵又皆孱弱無紀
律而供餽之需朝斂夕盈公身親行伍之間選將練兵
推移節制以濟一時之急百姓望之屹如長城恃以無
恐及期將代恐其去也詣闕留之
聖天子順民之情俾復任一年又採公宿望即其任使
董學政如是者又三年大臣度地方終不可以釋公廼
疏請轉公卿秩將即付之今職而公適以憂去不果留
東南爲留都重地
聖天子注意特深自公於來歷于解任以及終制首尾

凡十有餘年而保障之規尚有未備撫臣雖屢更卒無有當上意者由是民之望公者愈切而上之知公者愈至甫服終詣闕即以今職授之公踐歷既久柄任既專其來也若造父得良策而驅車就熟也其化裁而變通之也若計然治生纖悉具備而其握機秉要動中肯綮又如庖丁視牛刃迎而躊躇意滿也自足軍伍有額兵無冗矣會計有數食無冗矣其他百務利有可興敝有可袪者施行報罷不俟旬日卒能轉危就安圖難爲易舉百萬瘡痍之民而燠休飲食之此公所以酬上之知慰民之仰以有光于文襄者職此由也平居持身嚴正淸苦朝絕問遺之使臨馭吏民煦煦然如家人父子至

義之所在則風裁獨持莫可撼搖有薰然之和而又濟之以毅然之守方夷患之作也天子使貴重臣視師海上氣勢薰灼凌轢百司眈眈然有垂涎所屬之意公時董監軍之任一裁以法貴重臣跼蹐不敢動則百計措摭以伺公間而亦卒無可乘也說者以公之勳名雖頡頏文襄而律己之正執法之嚴實有裨文襄之所未暇真知言哉吾邑濱江倭寇出沒尤

公之所軫念嘗儲粟萬石授之有司戒毋輕動逮城圍不解卒賴以濟他如憲臣駐劄之所與水次兌運之宜咸復舊規以蘇民困則又他邑所無而吾邑得專之者故邑之士民感公之德比於他方尤深乙丑秋聞公將移鎮江右謀所以狙

豆而尸祝之未及也相與爵言於予以識不忘而予辱與公兄覆所先生偕第巳丑有通家之誼情亦有不容巳者爰從士民之後輒爲之序并以識吾心然公方受知天子不日將入輔他時之所樹立當有史不勝書者顧謭陋何以知之聊效葑非之忱以備彤管云爾

贈邑侯王西滸遷官戶曹序

蓋聞善攝生者必探生之原然後生可得而理也善爲政者必探政之原然後政可得而治也吾邑在昔稱爲易治有道院之名邇年仕者多不欲來來者或鮮克善其後惟我西滸王侯聿新厥政以底于成夫侯之政所以能有終者何哉彼不得其原而此得其原也朝廷取

士　誦數以通之凡為學者皆然而有出于誦數之外
者學之原也苐用人也必法度以齊之凡為仕者皆然
而有出於法度之外者政之原也侯之學吾嘗聞之矣
省躬約己動必求心是精一之傳也而非誦數之謂也
侯之政吾嘗見之矣平易近民不為褫暴是執中之旨
也而非法度之謂也精一之傳執中之旨其政之原乎
夫宇宙之大民生之衆其風土習俗之異尚性情質禀
之異宜誠有不能盡同者至其是是非非好生樂逸之
心與我同也以吾之心遍彼之心則所以明其是非公
其好惡者在我而不在彼也惟吾之心不精則粗粗則
愚不一則岐岐則雜愚與雜交而嚚昏瀆冒之弊生此

政之所由以壞也知其不可而反之善矣然或眩能矜名高自標異則其弊雖與囂民賣冒者清濁有間而害政則均如邇年吾邑之政之壞議者知爲夷寇之擾與經治者之未盡善而不知眩能矜名之弊已有爲之於先者矣姑舉耳目之可詳者言之往者邑居殷富邑有大政大役有力者輒爲任之千金已上之産之家不知有役也兩稅限及如期而往百六十年以來無逋賦也自好名之弊生始有爲抑富之說者上之人意見一立則下之人舉而攻之自是富者不能自存而私室困矣私室之困則抑富之說爲之也又有爲恤貧之說者幾于催科亦爲美政而姑息過甚遂至長奸自是逋負日

多而公室之事亦日困公室之困則恤貧之說爲之也
持是二說以立威取譽譽成於已而患遺於人雖無倭
夷之變與繼治者之未盡善邑欲毋壞得乎道有常經
過不及其失也均此探原之論所以不容已也邇若我
侯之爲政也清苦潔白無纖毫累既一洗胥吏漁冑
之弊而仁愛子惠之心孚於四境又能使人人怙冒若
家賜而人益之較之取能矜名者真霄壤矣故曰善探
其原其卒有以復道院之稱之舊而享循良之譽者在
此也始侯之來也瘡痍之民恐恐然重足而立予心四
諸營道之獎探侯之心以論其成至是政成秩滿陟矣
曹予留都邑之人又慶予言之有徵也俾復申言一二

以爲侯賀夫侯之心天下之心也侯之政天下之政也
一邑有儆天下獨無儆乎治莫難于縣縣在今則吾
邑爲難吾邑有成況其他乎自是而往皆坦塗矣何
言予何言聊識仰德之私爲吾邑諸士大夫昭贈處之
義云爾

賀郡守湯公陞蘇常四府兵備序

儒者論道必以天之陰陽地之剛柔配人之仁義其言
曰人之仁卽天之陽地之剛也人之義卽天之陰地之
柔也然仁主恩義主威恩與威雖若相反而仁以義立
恩以威行則又未嘗不相成也故言仁而義在其中矣
言恩養之道而威嚴在其中矣國家稽古建官尊卑相

承其在外則令之上有守焉守以牧養爲職者也牧養者仁之事也守之上有監司焉監司以糾察爲職者也糾察者義之事也然守以牧愛爲心而爲令者各以守之心爲心凡有違于仁者莫不知所戒焉則牧愛者乃所以爲義也監司以糾察爲心而爲吏者各以監司之心爲心凡有涉于義者莫不知所勉焉則糾察者乃所以爲仁也故曰言仁而義在其中矣言牧養之道而威嚴在其中矣吾郡交川湯老先生以郡守進副臬司即奉敕整飭吾蘇松兵備事公爲人持重識大體不屑屑爲苛細之行而細舉目張庶務自理至其律己之嚴纖毫不染往歲入覲行李蕭然真足以繼清風兩袖之稱

者他如栽况濫謹出納不動[illegible]而惠加于人人若是
者又不可縷數以故吏畏之如[illegible]明而民戴之若父母
聞其晉秩也莫不私相慶幸以[illegible]得望公履舄而沐
愛于公也咸曰公其仁人[illegible]知[illegible]仁乃其[illegible]以爲
義也夫謂公爲仁者以其能潔己也[illegible]則乾乾惕厲
乎遠不蘄畏于人而人自畏之譬之水火然人謂水火
爲仁者不以其生人乎然江海之大莫敢有輕越焉燎
原之烈不敢有蹈履焉何也知其不可犯也昔之人有
攬轡于國而貪墨者不驅自去作相于朝而聲伎者不
戒自徹彼豈有所蘄于人哉不可犯之道不怒之威無
所蘄于人而人自畏之也公之道亦若此而已矣公舉

望方隆由此晉而爲卿佐爲輔相匪朝伊夕度其道亦豈有加于此乎信乎仁義之道一也知公之仁則知公之義矣知公之所以爲郡則知公之所以爲臬爲卿佐爲輔相矣公以仁義之道成諸己而亦以仁義之道成諸人其在郡也凡屬吏之賢者必與而進之獎而成之縣博林君會春有志士也公使親篆專邑林君感公之知己也既兢兢焉冰蘖自持以酬公之知而又乞言于予以識所以感公之私予自顧不文無以發揚公德也固辭不獲則曰予之請不專于文以予之知公也予悚然遂書之俾上于公且以告公之屬吏俾知所以師公而以仁義之道相成也

致其情乎惟方今之時理學大明林君行將戰藝春官對策彤庭以其學大用天下一隅之治雖無言亦可也惟其居道以心識達治本關繫于人文者實足重則非有言不可也遂書之

贈董司訓序

或有問師道于薛子薛子曰知父母之道則知師道矣夫父母之于子也既免于水火矣必納之鄉塾焉拜禮以竭其誠脩贄以通其意所以隆其師者無弗為也為之師者有不以父母之心為心乎大君之愛士亦猶父母之愛其子也既養之小學矣又進之大學焉師儒以衛其貧賤以優其禮所以厚其臣者亦無弗至也為

之臣者有不以大君之心為心乎故稱父母之心則師道得矣或又問舜命九官自伯禹總治于内十二牧分治于外其職專一事者凡七人而教居其三敬以敷五教者契也寅清以秩三禮者夷也直温以諧八音者夔也此皆以教為職者也王朝定制内自畿甸外而方岳其成均與郡縣學之官有定員焉而又不皆專其事其于教道得毋有未備乎曰是不然夫制不必同而人同人不必同而心同心也者不以時限不以制拘者也夫敷教不徒曰教而曰敬敷也者此心之不忽也吾能毋忽此心是亦契而已矣典禮不徒曰禮而曰寅清寅清也者此心之不污也吾能毋污此心是亦夷已矣諧

樂不徒曰樂而曰直溫直溫也者此心之不乖也
毋乖此心是亦蔑而已矣得其心則官不必備而師[illegible]
亦得不得其心雖備其官無益也故一官不必備惟其
人言為師之道不在制而在心也龍山童君以明經分
教吾邑君爲人循循善誘得士子心而■敦朴忠厚不
爲流俗浮靡之習似從事於心學者履任未幾而鹽院
某君有優獎之檄君之僚暨諸士子感欣欣焉問言于
予予故推父毋愛子之心與古今所以設官待士之意
以爲君重俾君益知所以自勵焉且以諗諸同志者曰
果能是是可以為師矣來乞予文者林君某周君某井
生某等若干人咸具名如左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七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埜校正

誌文墓表

明故兵馬指揮使張君墓誌銘

昔人稱士君子立身明倫爲大倫明則百行有本而材之短長可畧故孔子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爲士之次爲其有本也予嘗執此以律天下之人無一失者如金吾張君[illegible]之年　君早失怙恃事繼母曲盡孝養母性嚴楊鍾[illegible][illegible]念　已出此其感刀　有自於子道何如也其與異母今[illegible]愛衣服飲食以必共待猶子如己子　財天帛

不以己私奪以公逋廢業君捐己產代之償至再三無
吝色此其於兄道何如也凡三娶閨門雍肅若嚴賓侍
媵有出者雖既老不假以顏色他如赴人之急賙人之
乏汲汲無倦志有負者不責其償姻黨多賴以保其室
廬凡里巷鬥詰鄉閭有不平僉君一言為重此其刑于之
化伐木之誼有足多者嘗任兵馬指揮使官南城都會
之區五方之人所聚狙詐黨驁不能一律齊君以誠信
待之皆愛戴稱為佛子庚戌歲北虜犯順都城戒嚴君
所署所管盜竊不敢發當道者委重之其致政而歸也
薦紳之賢士大夫咸為詩歌以重其行有自九卿出撫
茲土者聞君已沒猶召見其子慰恤之且為泣其所屈

君位不甚顯而能以一　職自效取重當時有如此則於
事君之義亦庶幾無愧焉噫若斯人者稽其立心制行
非所謂可稱于宗族鄉黨者哉君諱滕字正夫始　遇
選僉判江陰因家焉凡十傳至君考諱某娶趙氏　君
繼娶朱生弟繼父以君貴贈如其官母暨君之配劉氏
陳氏朱氏皆贈孺人子五人思念懷慶怡學予將君
狀貌不踰中人而精強康健至老不衰享年七十有六
思等將以君卒之又明年某月日葬君狀君者君之姪
鄉進士瑀也狀稱君少精舉子業游邑　以例補太學
生累試有聲　雅善詩歌好引掖後進成人之美治身
勤儉忠恕皆出性成而獨病其高年不能委家政於諸

子以亭林泉之樂為可惘惜乎惟南方自倭夷之變賦倍常額邑之巨室傾家者十九君拓産既宏而又適丁其時譬中途遇風波苟善楫者不為親操將載胥及溺然則君之老不自適雖若可惘亦不可諒也予故據狀文畧其細於其所不及而撫其大者以塞君諸子之請且謂之曰而翁得是目其瞑乎銘曰

人或富矣其行則貧或顯為卿賤同庶人豈不榮好湮泯無聞如彼植木蹶其本根我以道眼而觀張君為長為夫為子為臣刋落浮靡宣朗天真有足稱者視此刻文

叔祖怡鶴翁墓誌銘

翁諱昂字文顯門宇薛姓厥初河東遷居鳳陽趙宋南渡再遷江陰入國朝大父士方父守道咸有潛德守道生七子其季爲翁翁長身偉貌弱冠有四方之志而不屑爲辭章欲由他途有所進取爰從事郡功曹顧儕輩多不類己者遂唾置即閒於耕自號怡鶴主人逍遙物外間或臂鷹走馬嘯歌歡呼以舒其豪邁不平之氣當是時翁材如干將鏌鋣匣而有光者也晚年產擴諸子君孫咸有成立始棄豪即同頹然順適少孫不及養恒以爲恨因扁所居堂爲思義志感也性峭直不能容人之短亦不欲掩人之長自奉甚約而豐於接賓與物無競頤急人之難若己與有者蓋天性如此嘉靖丁酉

聖天子郊祀禮成明老老之義覃恩宇內以年如例受冠服之賜宗戚子姓咸拜堂下鄉人榮焉配戚氏先卒子四人翹挺翊昇孫男八曾孫男二翁以成化四年生以嘉靖二十三年卒遭際四朝享雍熙之福者七十有七年人羨其壽而或惜其未遇于以爲君子不遇于時過于德昔康衢之民德同堯舜而名稱不彰可謂之不遇耶如翁者行無頗僻而生逢治平享有遐福其爲遇也多矣翊等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翁乞銘工其從姪孫甲銘曰世所慕者壽翁年踰古稀所尚者名翁行同康衢吾將崇四尺之封表山中之木以鳴我國家之雍熙使過之者憑式而立欽祗而稱曰此古陶

唐氏之遺也耶

薛君子正墓誌銘

予從叔祖諱〻子正之治生也不藉手於先業而室廬壞隊場圃園林與夫蔬果之植器皿之具凡用之所需而情之所適者無不致其精其治身也不稍教於師傅而子史詞章方言技藝與夫閭巷之歌謠朝野之典故凡可以廣見聞而資談說者無不涉其縣其曾大父楷大父舉皆田連阡陌厥考清江先生格登制科任館職冠蓋傾郡市晝錦動鄉閭君生紈綺之中其耳目之所漸濡心志之所習服一不與陋巷編民同而不見其有貴公子之習早年失怙遭家多難或訟至累歲或責至

居不及數楹田不及數百畝而處之怡然色養其母王夫人耳盲氣集若有餘者亦不見其有憔悴不滿之容身長七尺音聲如鐘能食盡疏肴飲至一斗氣可以蓋百夫捷可以輕百里立談間精神光彩旁射四溢瓌麗么麽者望下風而避舍使赤松王喬之徒得藉以爲資可立致百千年而年止于四十有九不得臻下壽亦將終也念室家新造子甫十齡戚戚以爲憂遺命緩葬以覲身後之所歸故其葬也遲至二十有六年而十有六年之間橫逆之加死喪之集公私百務之糾紛水旱螟蝗之迭至邑之富家大室貲盈鉅萬立見傾覆者不知凡幾而君之田畝不虧櫟桶如故厥子幼而長長而娶

娶而有孫卒成君志以卽安于里庄村之原者其孺人陳氏鞠育維持之力也噫若君之爲子可以稱能爲婦如孺人亦可以稱賢也已君諱佚別號夢江滿江公之季子孺人纖嫩世族無出子女皆側出子弘孝女二以弘治己酉生以嘉靖十[illegible]年卒以今年月日葬葬得日陳孺人將問銘于予介予姻族人而請焉予適有眩暈之疾方禁言往返數十未之許也已而畢其衰服携其子叔門泣告曰知予夫者莫若子不得子銘惟無以葬予夫予瞿然乃許之銘曰

沒憂維子葬而有孫曷延厥家在者內人物無常陸亦無常地孰寒之之凝不殞以暑君所欲者天寔違之天所

欲者嘗克知之嗟理則然其尚安只一十六年歸休於此

敕封張孺人顧氏墓誌銘

金吾張君省幾之喪厥配也撫時處變念往圖終謀所以安體魄者而佳原未兆殯今年某月日將權厝于先壠之旁先期自爲狀疑予門請曰予妻吳江顧氏女也八歲失所怙借母董孺人相依以生自以不獲事父而專意于事母凡女工女誡可以承母志者無弗爲也以是其爲女也有孝道焉既長歸予于予爲繼室待予母朱孺人于堂自以不及事吾父而專意于事姑凡女工婦德可以承姑志者無弗爲也以是其爲婦也有順道

孫所生一子一女并前妻之子與側室之子若女而七
撫之教誨均平如一不以異意待諸子女而諸子女亦
不自知其爲異出也其母道足稱有如此者嘉靖乙亥
予母即世既佐予襄事甲辰歲予就職輦下亦從予于
京邸值蘭祀禮成　聖天子覃恩宇內凡在職者俾其
妻皆得以夫官受褒封之典而予妻亦與其榮寵章下
頒綵糧冠帔方自幸遭際不凡而長男恩次男念相繼
失偶餘子女亦纍然長大則家事孔棘婚嫁切心不能
安於官矣亟歸經畫爲予婚四男嫁兩女不逾年畢事
而予亦已乞身南歸優游林泉子婦完集又自幸得以
八餘年共天倫之樂而後寇竊發延及蒸黎則時事孔棘

禍難切身又不能安於家矣繩肖炎暑隨子播遷竟得
脾疾以死與子同憂而子不獲與之偕老子以是重悲
之弗能忘情焉惟是墓中之石敢以請於吾子幸畀不
鄙而賜之銘是惠子妻以不朽而覓子之悲也君與子
世姻又女嫁君之子慶孺人出也子夫孺人之行得之
子女者如君　宜爲銘謹按顧於吳江爲望族孺人之
歸自京也憶念其母年高謀迎養而其夫會唯適以明
經登第孺人喜曰吾母有托吾無憂矣然終憶念不置
歿之日其母在家忽謂人曰吾女其來乎適至悒悒其
形殆將死矣翌日果訃至江陰去吳江渺邈二百餘里
而精神流通若此殆純孝之感[illegible]一六二一享年凡廿有

下銘曰嗟夫育孤勞且劬也搖搖越弟考悲可吁也如鳥成歸莫爾居也沒不忘親魂往依也精爽千里何不之也尚茲體魄寧幽墟也

承母須孺人墓誌銘

吾邑倚江作城譙作南北自古稱兵衝皇明治極稍弛海禁以業無告之民而不逞之人遂勾引倭夷深入內地為中國患自甲寅至丙辰連寇吾邑乙卯歲為守特甚民長吏因城邑縱兵肆掠居民鳥驚魚駭城郭不能容至有逃涂路餓路死者無算于時在圍城中目擊其事惻切于心而無以自解也于時相傳有承母者家新村當往來之衝不忍民之流離載菽米匿蘆葦中有遇

者人餉之薪一束米二升每日如之迄於寇退多所全活乎聞而義之欲爲作傳以紀其事未果也明年春乎友承君顧持狀乞乎銘葬其配須孺人啓視之即毋也蓋孺人以是年夏積勞至冬而死矣乎悲之謂君曰是固宜銘按須與其承俱邑著姓孺人之父彥麟擇壻得君以歸之君時爲諸生業舉子孺人佐之以勤凡縫紉織紝之夫粔籹饋餽之需所以禦寒暑供朝夕者躬致其潔一不以累君故得以專意問學無内顧之憂姑貢氏性嚴孺人事之以順家務無巨細無勞佚咸先意承志曲致其情姑喜曰是媳能當我意者諸子稍長不使見異物以專其業一意讀書聞于家居備潤文辭日後虞者

中乘等子小學意欲令於章句外通習義理者予嘗登
其堂聞誦讀之聲內外相應真若昔人所傳闕里
閭閻遊武城而聞絃歌者也蓋承君固敦朴尚義而孺
人贊襄之益爲不少矣性純素不喜華飾自少至老自
不足至有餘終始如一日未嘗有加焉待姻族馭僕婢
尤有恩不能者誨之匱乏者周卹之夫慈仁儉嗇婦道
之常若慈而知教嗇而知散雖男子尤難之如孺人者
可謂賢也已享年若干銘曰
維皇降命人受其情囂昏播越皇心靡寧乙卯之夏我
在　函城羅網遷天顛踣耄與人傳承毋倚棹葦汀東蕭
儻米人餉斗升惆衆之厄忘己之生終此寇難兵燹弗

驚昔[illegible]登堂我識承君知有賢配文章潔清從學後塵
三子恂恂日膺母訓卒業師門允厥懿美目偕耳均楷
壘孫托令德湮淪不傳則銘此吾素心豈其有請誌墓
中人

鄉進士姚君墓誌銘

東南之鎮維江與湖震澤之水出自無錫者至江陰與
江湖合其會同之地爲巴河清淼渟泓秀可攬掇宅其
濱者爲姚氏姚氏多文人蓉溪君詩相與其伯仲俱以
文顯蓉溪登正德庚午鄉榜厥子諱廉能字本才郎鳳
津君也幼穎敏善屬文能援筆立成不加點綴甫弱冠
卽登嘉靖戊子榜君既父子繼登鄉薦傳誦鄉故姚氏以

詩書為世業而鄉人亦以姚氏為世科君孝友天性其毋蔣孺人之卒也蓉溪君方宦仙居逮其祖毋王孺人之卒也蓉溪君雖家居又以弱疾不能理家事君代父治二喪哀毀如禮以孝聞伯兄廉善蚤夭其配徐苦節有年君命仲子舜俞為之嗣訓以曲致孝養徐氏所以得完其節俾伯兄無後而有後者君之義也性坦夷率直意所不愜輒厲聲然中無城府人憚其伉而樂其易事自奉檢約理家政課農治生纖悉具備然視他士人高者藏機以鈞名卑者武斷以邀利則吐舌不敢為世既累試春官不第欲就職銓曹又自度不宜與時俯仰故一意問學冀終有所成就丙辰春在京師忽患風眩

歸越歲竟以是疾不起吁可惜也夫天之於君厚之以
俊才發之以文科不可爲不遇矣竟不使登一第享中
壽以大其設施豐之於前而嗇之於後此則理之不可
知者然吾聞其昆季多有聲場屋諸子亦駸駸進取豈
將以未盡之福昌厥後耶果然君亦無憾也已享年五
十有一娶薛氏子五人君與其内弟部主事薛君暨
南同科年亦相若先一年暨南卒於官予爲詩弔之有
鄉居朋輩盡之感噫今又喪一人矣狀君者予表姪鄉
進士徐君汶來乞銘者君之子舜欽也銘曰
姚氏之先發源忠臣嵜守吾常殉國以身徙自宜興寔
維孫亮由君遡之六世以上君生偉然百夫可降戰藝

詞場莫我敢當扶搖待風如彼鵬翼孰云中道迺廽鎩其翮君數不偶而志何窮贇玉之氣上摩蒼穹𤁒溪之陰四水所環孕靈茁美君宅其間人亦有言善必復始天苟昌君庶其在此

薛延墓誌銘

甲先人浮休先生生三子長希次卓皆予兄也先生以宏材碩學高蹈一世而長兄亦復蹭蹬不偶以故次兄無意進取游心丹青翰墨間而以家事付其子延俾力耕以供朝夕延生頴敏讀書史能通大旨與其成敗安危之迹賢人君子出處之致心有所可行亦趨辛卯歲予謫官楚藩常患心不、每晨五鼓必衣冠危坐以

需日出延悅之予然而然歸畀其族人皆大驚以爲進于學也而不知其學非得之編簡者也性倜儻好關人之急尤重然諾鄉閭有不平者爲之平其不平咸意滿年踰五十患症冲延徧訪方使及究心釋典諸書頗能禪悟故雖返壯無期而以善于調攝與疾相終始者十有餘年忽一日其子曰明日吾逝矣至期日將中盡屏左右婦女無譁遂起興櫛整襟而瞑時甲子七月二日距其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四娶朱氏生子二人孫男一人夫人者靈氣所聚心靈則無所不通耳目所及皆可以爲學不專讀書此之謂致良知而世之讀書者反不逮何也由未知致良知之學不善用

其靈也延其賢乎惜未見其止予以是悲之而遂銘之

銘曰

一氣之靈結爲七竅一竅中通形神合妙由學而成匪
由學有延今已矣其尚知否

明兵部右侍郎胡公神道碑文

明有大臣族不傳而人心有譜葬不具而公論有祠行
不同而考於義有合者曰蜀嘉州胡公子昭公之没去
今百五十年嘉州去吾常之江陰亦八千有餘里以予
之顓蒙不學無所考信而能知有公者以有公鄉人彭
程二公之傳記與州誌故老之傳聞也故曰不待族而
譜革除年靖難師起公以兵部侍郎與其師方公孝孺

同死國事凡人道送終之具與春秋祭享之禮無一備者乃今龍山之陽有宮有額又有祀田以供蒸嘗而公與其弟志遠女金奴血食一堂輝映千古則今鑒察御史豊村金公之爲而予以分憲玆土贊成之也故曰不待葬而祠然公以社稷重臣海內名士當我文皇帝重清六合之時而不能與解楊諸人共致雍熙亦或有以從權之事望公者攷之聖門則孟氏願學孔子孔子見南子不拒佛肸而孟子不與右師言不以手援天下者公實類之意聖賢有定分公雖欲捨其所不可而學聖人之可有不可得者此予所謂攷於義而合者也語曰聖達節賢守節公之行守節之謂也公字仲常爲人剛

毅然信初名志高以榮學訓導見我太祖高皇帝賜今
名選官翰林當是時文學之士滿朝而公獨師事方公
講性命既赴市曹將就戮矣猶作詩諷朝貴從容不變
蹈刃如歸此其大節之中又有可聞者如此以予所聞
推所不聞知公他行多類此者而以時諱不傳為可惜
也雖然有諸君之文有豐村公之舉亦足以不死矣公
無墓道宜無所樹碑顧安俑于此則明靈出入可以義
起而予以職事承諸公之後亦當有詞銘曰
峨山崒嵂結為榮川靈秀萃之是生大賢胡公之生遭
時遇主命名擢職簡自天子既得所事爰擇所師侃侃
方公講論不置雲雷滿盈江河湯激公以一葦欲扶人

極豈不自知力之不任大義莫逃以犢吾心方公猶生
公死亦繼玉貺金輝千古增貴凌雲之巔巍然有宮邦
人所築霜簡所封月映清江光生棟宇公神來歸眾我
桑梓秋嘗春祀蘋藻馨香公偕弟女笑語同堂公名我
知誰會無譜公神我依誰爲無主人心不泯公祠不亡
有如不信視此銘章

處士徐君墓表

墓之有表表者何古之君子有殊功茂德方堪表揚而樹
之墓道者也其次則嘉言懿行有可取節者君子亦不
欲泯焉大江以南無谿山之險故其地多饒腴無戎夷
之擾故其民多暇裕富家巨族田連阡陌奴畜千指分

曹涖事繩繩有條而主人晏如也傳子若孫蒙養安逸浸不知戶外事則豪奴悍僕得以趦趄其閒而簸弄玩侮惟其所爲以吾邑觀之用是敗家者先後種種有孫君者生十六年而孤又七年而總家政公私百務山疊川委以其幼未習也不數年費其產之半君一日忽沉吟思曰是可知矣易絖綃以布韋易膏粱而蔬素凡平日玩好不急之物盡捐以償所負於是檢索籌畫周知其田廬之肥瘠高下者習熟公府詳悉其賦役之緩急輕重者剔蠹搜奸靡間寒暑心謀指畫具有成算然後斟酌劑量隨事應機如刃迎的破無不曲中又不數年故產盡復且加豐焉夫易戒宴豫書誡耽樂自古世祿

鮮克由禮而君乃能一旦翻然悔悟如此使世之承藉
先業者皆若君而人則宇宙迄今豈有亂與亡之禍哉君
諱沾昆仲三人君於次爲季故字季修鄉進士諱經之
子鄉進士諱元獻之孫而宋知開封府諱錮之玄孫也
開封君扈駕南渡肇家江陰八傳至本中入國朝以人
材徵使蜀事竣乞歸養本中生景南於君爲高祖正統
間捐家助國有卜式之風詔旌其廬景南生願任中書
舍人益大厥家聲延江南君性資頴悟通經書曉大義
以專意幹蠱遂棄舉子業弗習或勸之輸粟可易章服
君曰吾學與力豈不足耶顧未暇爲耳其篤志如此故
能斬截外慕屹然成家君治家如燕趙武人奮不顧身

其持身如晉魏公子霜可履葛然小心畏慎非理毫髮不敢爲故終身不辱亦無怨者娶夏亦名族克相夫子家道之成與有力焉子三人孚與君世姻而孚齒差長知君爲詳君之他行　可紀者已具於都憲陳虞山公之誌茲故不贅而獨書[illegible]其不染流俗超然風氣之外者遺諸其孤俾表諸其墓且爲沃土之民勸焉

艮齋薛先生[illegible]文類稿卷之十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十一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行狀祭文賛銘傳

贈光祿少卿鶴洲錢公行狀

公諱錞字鳴叔別號鶴洲其先湖洲之吉安人七世祖
善與事我太祖高皇帝有戰功授職千戶調遼府左衛
嘉靖十八年改調顯靈衛護獻皇帝陵寢祖諱康父諱
最生公公生而岐嶷稍長知讀書補庠生巳酉中湖廣
鄉試庚戌登進士第觀政于通政司壬子歲來知江陰
縣事江陰濱江邑也上接留都下通兩浙天下有事勢

所必爭公始至奮身庶務未遑倭虜鬨浙中倭寇猖獗
朝議添設總督重臣公度彼中備嚴賊必北上亟完城
郭之未完者明年賊果犯蘇松時承平日久民不習戰
應敵者以吾邑之兵爲最而邑之精銳役殲於太倉人
情大駭公召募補葺城守僅完又明年四月賊至公遣
兵逆之於斜橋三戰不利退營定山賊覘知城中有備
不敢近大掠而去歲値旱飢邑中之盜亦起公百方撫
字擒其渠魁若干而解散其餘濱海村鎭以寧是歲之
冬倭寇據柘林今年春復至三丈浦急趨吾邑之青暘
鎭掠商賈之貨欲還而三丈浦之巨舟已爲大衆任
公所焚乃而趨無錫攻城不入還趨江陰公禦之於石

擄矢盡繼以瓦石公身被一箭賊遁出江而去公度賊志未滿必將復來預營於華墅待之賊果至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不得進遂大合常熟之寇三千餘人從江路分半寇靖江其半入蔡港登陸而來時公方率邑中之兵從兵憲王公援靖江不虞賊之至也得報亟還甫入城而賊已至大橋明日攻城不克退營於蔡涇閘距城九里爲久駐計每日分黨四掠烟火接天鄉民入城避寇者日近萬人公痛憤欲決戰而我兵不滿四百人合狼兵與鎮江之兵僅滿千人遂率之出城搏賊先是狼兵縱肆公繩以法嚮公至是遇賊先遁餘衆望風亦遁公獨與親兵五十餘人奮前迎戰俄而草間伏起刺公

公身被數刃遂遇害從公者二十餘人皆死死之時雷
雨晦冥不辨咫尺賊持公首懸之營其夕募謀者得之
始克完殮城中居民闔變慟哭家戶設主事聞朝廷贈
官光祿少卿蔭一子立祠於縣歲祀之公愛民之仁出
於天性不忍纖芥有傷自癸酉用兵至是凡三歲而民
不知有霆畏之擾小民見事之集而亦不知費之所自
出也自奉清苦儉約旬日不茹葷愼民被寇難時或不
食或食輒嗟咤推案曰張睢陽亦人也衆人勸之自愛
叱之曰有怕死忠臣乎夏季應支俸獨已悉不支曰民
傷如此何以俸為潛以印印其裏示恐部原莫辨也嘗
公弼異之辭志在必死矣公政事[illegible]編儲

與水利捕獲之法具有條貫公之編徭也酌量貧富不泥成法雖甚富不使困如庫役之類亦有貼其次富之家一役重則餘役皆輕故公所編徭人以為便其論水利也曰江陰濱江為邑仰給江潮故水利有官導河有夫比他縣為詳而開濬之事累歲不講潮沙壅淤歲厚盈尺今通潮之港皆為平壤矣旱則潮不入澇則水不出小民如之何不餓以死也吾欲均諸港以次而濬之約五年一遍工鉅者動官錢工小者使得利人自為之庶其有濟乎遂開青暘河并餘港數條以為式是年果有秋餘未濬者所入不及也其論捕獲也曰捕盜不如弭盜斜橋包港之多盜非民性則然勢使然也此地西

去縣治九十里東去太倉州治一百餘里民有負販之利而濶遠官府莫為禁制其為盜固宜今若割江陰無錫常熟三界之地別立一縣使有管束則盜自弭矣因條五利上之公與無錫王尹先後履任王尹量無錫之田甚利於民公聞之曰吾邑亦猶是也富民子孫產盡而戶不知除豪猾里書飛詭而官不知稽戶已絕矣而黃冊之田每會一增誰其增之他如佃民之移易坵畝擬為已業皆弊也吾欲為之彼其先我矣倣前任黃公傳為化鉅之法村鎮無賴為民害者廉得其名以漸除之一縣稱為神明初政頗傷嚴切逾年而更之以寬或盡日不笞一人至府必訪荊川唐君君勸之讀伊洛諸

書亦雅善予每目謂根器未利於道未有聞有當道者以飛語作色於公公不能堪立仆當道者大驚予貽書以三自反事質之公大愧悔謂予曰此後雖唾面不敢復爲此矣其服義如此公資性穎悟而剛果直截使加之問學濟以寬和遲以歲月其進尚未可量然即今所自成其卓然特立之操所以挽頹風振名教者亦旣遠矣公尚未有子其夫人蔣氏宗室光澤王之甥女先公死事之四月歸侍公母太夫人周氏于堂六月十一日生一子而公以是月十三日遇害嗚呼仁者必後天道其有知也夫女一人許字翰林某官某之子公生於某年卒於某年享年三十有一卒之三月其一弟銖銳來

迎公喪并輯公家世與其行實請狀于予將以告于太史氏而乞銘焉予不敏何足以狀公顧邑人愛公之情不容已也謹爲之狀

亡荆邵宜人行狀

宜人邵姓錫邑人也父惟忠號一桂邵望於錫而一桂爲邑善人七十有二歲而一桂君卒無子母吳孺人鞠育教誨以迄成人既長歸予迎養其母凡生事卒葬之禮無不曲盡至於歲時奠獻哀戚傍人咸以爲有子弗能過也予時爲諸生就館鄉塾薪水之費或所不給宜人攻苦食貧親操井臼予之所以得一志於學而無內顧之憂者宜人爲之也予擢甲第選授兵科宜人喜曰

此特恩也何以報國旣上封事得遠謫宜人怡然就道自此蒙恩晉秩倅於浙貳於保定臬於蜀於江西奔走往來動踰千里皆攜妻孥以從予之所以得一心王事而無室家之累稚弱子女生長道途而得免於風波疫癘之虞者宜人佐之也予年踰三十未有子宜人謂予曰君子重無後禮有側室年及此可緩乎乃訪諸鄉邑得武進談君之女士族也爲予聘之以妯娌之禮禮之巳而宜人先有子人以爲善念所感也性慈仁愛僕隷子女亦若已出其於諸子女可知已尤不喜紛華諸子爲具食中有肥甘則不食爲具衣中有綺麗則不衣予以爲是偶然耳一至於白首亦莫不然其公 素蓋天性也

予林居十有八年宜人爲予婚四男嫁三女俾各有成
立室燬於倭又助予拮据卒瘏苟完容膝有與予偕
居邑城蓋自甲辰以迄辛酉凡婚嫁之費米之工至
是粗畢意謂自此可以備老餘年而宜人舍矣蓋其
生也若婦道有待爲予而生其沒也若婦道已畢先予
而死畢昔日之所心期者不獲一共享其成焉穫而饑
饑而不衣若宜人者詎不重可悲夫宜人以弘治壬戌
四月三十日生以嘉靖壬戌三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六
十有一子四人長過娶予同年廣西上林縣知縣徐君
敬峯女次逢娶福建歐寧縣主簿夏君秋厓女次造娶
光祿寺監事張君瑀江女次迎娶春元姚君鳳漳女次途

逜迎皆邑庠生女四人長適朱可書次適徐正容次適張慶次適陳之傑孫男二壽祖繼祖葬之日卜吉於來歲正月二十七日將以是日安厝宜人於一堡里之原竊念甲一介草茅荷蒙我

皇上援擢生成俾得保有妻子又荷郊祀覃恩錫之冠帔以糗糧其生存恭誦誥詞有曰禮嬪儀宗訓閑女誡與匭承式練布是甘噫若宜人者籍通中禁行著絲綸存没榮哀宜若可以無憾顧佐予成家而不獲一食其報此則感召之理有不可知予心所不能無戚戚者惟是墓中之石得假靈於當代宗工以尊閣王章垂諸不朽庶可釋生者未盡之感而慰其子若孫無窮之悲用

是故汰揀其大都精手以請於名公鉅人備採擇焉

陳子達哀詞

子達諱詞予同年友也始予既第嘗肎顧予學於道未有聞懼焉以質於友生惟子達予信也信之久則相與從事師友文質所疑方是時予冥行索途有任重道遠之憂意輔予仁者子達其一矣未幾各授官予以言謫子達亦以憂去不相聞者逾四年再見而子達學益進予自視益不及方冀觀厥成以卒所求無何而子達以訃告矣悲夫功名壽考成有盡時不足為吾友惜所可惜者子達有向道之志而天不卒相其成也子達之沒在京師予不及視斂葬又不復撫其封而遺腹之孤穎

然秀出予視之肖甚將天所以終子達之志者庶其亡

此作哀詞以詒之詞曰

嗟予既長兮道未有聞與子相遇兮憂心殷殷予言偶合兮予不予違從師取友兮差肩並輪子秀以敏兮予鈍而遲冀子得儁兮坐收奇勳孰天不謀兮不使難老鵾鵬鍛翮兮千將毀鐔道併悠遠兮既廣且長有生弗成兮伊數之屯貴考有窮兮予豈子嗟子有後嗣兮終焉未伸備官蜀都兮去家萬里子斂不視兮葬不撫墳感念疇昔兮慘怛在疚詞以未哀兮冀其後人

禱雨文

惟神山之王澥衍遷迤監孔嚴休咎之徵不爽毫髮今茲季

夏之月律中林鍾盛陽行空羣陰茁壯百穀含英歲望時雨而泉源枯縮膏澤不流小民嗷嗷大命近止此豈神之所怨歟誠某等守土無狀無以媚於神明而神降之罰也誠某等德不下及情不上宣自速罪戾而以弁累於吾民也在位者則有罪矣民何辜焉神聰明而正直不貳而不悔敢望有其不恭而亦恥其不及俾雨時降田者有秋茲土之人得以給賦稅足衣食未享神之賜某等亦得以少逭責任毋重得罪于神明悔悟自衷昭假無嬴匪敢以虛辭瀆文徼脫福戾惟明神其監之

祭龔君文

嗚呼風蕭蕭兮忽振雲靄靄兮輕浮燕翩翩兮潛影蟬

寂寥兮辭秋悲夫君兮令德美要耿兮宜修播芳馨兮詩禮流潤澤兮箕裘鳳將雛兮丹穴驥騁駿兮神州排天門兮射策掉郎署兮鳴鞭蜚英聲兮騰茂揚德譽兮分猷壯干城兮藩輔秉憲度兮遐姬庭訓昭兮炳煥祿養渥兮優游方食報兮罔極胡形離兮神逝如玉斗之碎於鴻門兮至寶不復如銀缾之墜於金井兮轆轤不收徒俾生者失聲而長號兮望旻天而常愁昔偕今子神交入投縣第同官善友咨諏宜供事於執紼弔職守之纏紼用是寄哀一奠心往形留嗚呼情之無窮兮江水悠悠塈之哉鑒之哉

祭江東神文

惟神德祐一方威昭列郡邇者草寇竊發殺官戕軍某等以守土之故假靈於神神歆其誠賜以吉卜吳山頂上之讖成功果出於東南鑽龜有分之謡獲醜竟符於甲戌荷陰靈之默相啓衆志之潜孚茲土宇載寧敢忘報吉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神所有鐵帶一圍用將誠貺神其鑒之

奠鶴州錢公文

嗚呼某慟侯之死而又善侯之能處死也誦侯之政不能不爲吾邑幸而探侯之心又不能不爲天下惜也堂有慈親庭無弱息吳楚千里山川夐隔倚門之望其情何如失聲長號而以喪歸此吾所以慟侯之死也海宇

承平卒遭將驕倭寇竊發望風而逃侯以儒生奇命百里事不避難繼之以死江南武夫其屯如林聞風頗顏能無昔心人生大閑日仁與義平生讀書所學何事仁以爲冠義以爲裳翺翔直上千載之光此吾之所以善侯之能處死也今吾邑者賢良相仍夢弼之毅文源之清清不可浼毅不可干侯於二公伯仲之間陰慘陽舒時闔時闢侯之處常人猶可及從容鎮靜履險如常侯之處變人莫可當兵燹交加繼以盜賊我邑非侯其何能圖古之循吏惠在一方名昭汗簡渤海南陽此吾所以誦之之政不能不爲吾邑幸也稟賦高邁踔厲奮發有不可人視猶蝼蟻時乎肆論予默而覺侯退而思豈

或未然壬子之冬隨計北櫂貽我以書曰未聞道既其返邑鍔歛鋒刓偶薰爲和易嚴以寬伊洛緒言反覆紬繹或期于途或訪于室寔侯之志欲爲古儒之學今人媛媛姝姝充侯所造因心而發貌飾庸違非其所胥宜厚厥養以大其施民之不祿而止於斯此吾所以探侯之心不能不爲天下惜也噫侯在吾邑兮爲雨爲暘侯歸天上兮爲龍爲光朝有卹典兮野有蒸嘗侯則無憾兮我心悲傷曷寄于哀兮莫以擬擬

祭任母趙孺人文

自古天祚人國將生賢才以贊其成則其扶輿盤礡之氣必鍾於賢淑以誕發其精英而夫人之被其陰澤者

亦必推原反始冀祝頌乎千齡懿哉夫人孕和葆貞篤生令嗣祐我皇明提百萬於江左橫南海而走天壑區區醜類十已剪其四五所存餘孽指日盪平天胡遽奪夫人之壽使令嗣哀號毀瘠而我輩不得覩其澄清跼天蹐地局冤此情嗚呼古有墨縗式著令名吾將援情起義請諸廟庭蹐地長號敢告明靈惟靈其鑒之尚饗

祭唐太守有傑文

惟公以文學爲世業以簪笏爲家傳牧於州也有子惠之德官於戸也兼撫字之賢翱翔大府式布旬宣衆方仰其大用而公已挈身而周旋優游林下餘二十年詩酒之社風月之前望之者知其蕭然物外未始不以爲

神仙不盡之福宜享期耄胡奄忽而長捐某於今子厚交榜末騖下之質時荷鞭策實公義方之訓所以裕後而波及蒙顓圍城之中忽爾聞訃不能匍匐視斂真顏地而呼天茲既寧矣敢瀝微涓惟公其鑒之

薦陣亡勇士䟽文

伏以生必有盡聖凡同歸於一丘勇且知方志烈自甘於九死自倭夷之倡亂寇我一方肆金革之徂征廹茲三稔爲妖爲孽殺人越人哀爾卒徒罹茲鋒鏑操戈被甲雖丧元之不忘蹈火赴湯實捐軀之可憫倉惶族殯漂泊玄宮或啾唧於天陰雨濕之中或哀號於烈日狂風之内臣爲君而子爲父罔知死者之無嗟魄歸地而

氣歸天實則生人之常盡已捐樂土奉奠羣靈猶恐巫陽缺招皐某難復英靈耿耿尚默藉於神扶長夜冥冥冀潛通乎法照謹涓某月日建清醮若干分俯披衷素仰啓人天所願拔忠魂于三界之深超義氣於諸天之遠溥城內外早脫輪廻累刼寃親同登道岸謹疏

祭王宜人文

乙卯之冬天地示異以益我

聖天子宵旰之勤秦晉以南遠及許洛山崩地裂方數千里此乾坤之大變而古 今所未有也當此之時城廬摧圮覆壓生民不知幾萬萬人雖堯舜故都聖賢陵寢鮮有得其寧者而夫人以子貴之故迎養東南變不接

於耳目慘不切於身體謂非天之所獨厚而非他人所與知者乎生必有死猶晝必有夜陽必有陰惟其考終是以為貴今也天清於上地寧於下而夫人以耆艾之壽違養官邸嘗藥者有令子茹辛者諸孫執紼者官僚攀轅者黎庶令終令始有哀有榮謂非夫人所獨得而非他人所與能者乎令子示分閫志在澄清胡然衰絰奪我長城奈之何哉奈之何哉吉日甫臨靈輀在行聊陳楮幣以識不平性靈其鑒之

祭唐荊川文

嗚呼維昔公之處也以道其出也以時養既高矣弗竟厥施嗟乎天乎胡不憗遺予與公矢志於富貴形骸之

然而相期于逍遥汗漫之歸不虞公之舍我而出又不虞公之先我而即於幽墟也死生常理公誠弗疑追感疇昔增予之悲寄哀一奠有涕漣而尚饗

祭張光祚文

嗚呼謂天為無意耶曷賦予以文謂天為有意耶曷嗇予以壽伊大化之推移恒渺茫而莫究純粹如子道岸可希溫溫其恭匪棘匪徐昔偕諸友從予後處論文輒最大受與期譬彼騂騮徐步康衢孰或梗之摧轅敗車慈親在堂子幼靡知門户之衰孰撐孰持人孰無死莫如子悲臨風長號寄以奠詞尚饗

祭水南張公文

嗚呼予之少也沾丐芳潤如鼷鼠之飲滄津惟公之文予之長也披拂冲和如草木之被陽春惟公之仁今而老矣踽踽涼涼如孤鶴之處曠野而忽失乎鸞鳳之羣則予于公之沒也安得不盡傷五内而失聲乎秋旻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惟公之出天子知之既其處也天子思之沒而葬之祭之賻之公之學雖未究於大用而高文大典所以黼黻乎皇章者多公之鉅筆公之位雖未迄於大受而名賢碩德所以弼亮乎皇猷者多公之門人若公者可謂死而不朽亡而有存復何憾哉復何憾哉小子於公無能為役而公愛之過殷期之過深至謂片紙隻字亦必藏之[illegible]提公之心神遺言在耳

聆響如聞高山流水失我知音能無痛哉能無痛哉尚饗

祭黄處士文

嗟哉黄君我觀當世羨君之積其口津津利君之有其行㷀㷀或以此而多之或以此而少之雖百年之中反覆萬狀要不出吾前之所云然則少君者固未足爲君病而多君者適君所以自役其身者耶有美如君譽延縉紳紛華盛麗不以攖心使得捐其所有而展其所長亦自足以未終譽而幾前聞奈何哉君之先世旣重君以計然之托而造物者又以卜式之才寵君之身此予於黄君冰木之喻不能不致意于吕黎子之遺文也雖

然維君有子我窺其蘊汪洋浩瀚不顯其光充充而大之其進未可量也則又安知造物者不以此而慰君之不亡者耶我室伊邇我懷孔長姻媾之故酌酒瓣香惟靈其鑒之尚饗

祭封君劉午山文

大江之陰亘以連山淳朴萃之匪涉滮㵮猗歟劉公篤生其間恂恂爾爾行溫溫爾顏挹其潤者如春陽并雨之被拂即其和者與騶虞麟趾而遇旋積善自我食報於天令子發科孤鳳高騫既蜚英于郎署亦振績于名藩公享祿養優游林泉龍章焜燿鶴髮蹁躚意期艾之可必胡一疾而永捐公則往矣羣望永訣計公易簀未幾

而今了超遷之命已掩映乎朝端豈其以有限之年濬諸造化而留此無疆之慶將綿歷于無前也耶龍蛇之嗟昔賢所嘆寄懷一莫能無潸然尚饗

自贊

彖笏我冠人瞻爾前暗室屋漏神鑒爾後像乎像乎爾毋影響以為真而丹青以為富也

雙梧龔君像賛

其和也沃倪其止也地文居貧而有有餘之色處市而無不足之心與予論交四十餘春吾見其可得而總者毛髮之假不可得而變者肺肝之真超羲皇以言邁济混沌而上鄰君夫君者其誰不曰古之人古之人也耶

達摩隻履圖贊 并䟦

達摩西來上乘一枝始流東土故遺隻履示意此乃無履之履不着之着也而狗象之人傳以爲異不亦誤乎仲山王先生遺予此圖予愛其精神橫逸旁蠲四偶宛然西來意旨輒爲贊之

衣鉢西來隻履亦落彼何人斯下此一脚有着非履有履非着噫斯履也其斯以爲絕塵而奔踏破五岳者耶

銀海重光偈 并䟦

昔阿難童子以拳耀明心裴相國休以鵶聞悟道予友高君瞽而復明此悟道之機也偈以問之

開眼見明光生一室合眼見晦光通西国謂晦非耶明

未嘗失謂明是即置晦何域遇明而欣遇晦而戚欣戚外緣內生在惑彼至人者晦明若一即色成空即空成色空色如如心光罔極不見阿難因拳悟入不見裴相聞鴉遺識金篦爲虛天眼爲實傳語高君明非外得

題檜圖賛壽徐君夫婦

厥範伊何玉質金相厥配伊何鳳翥鸞翔遠而望之若冀缺之饁耕於野近而即之若孟光之舉案於堂欣懸弧之伊始羅子姓而稱觴徵蟠桃於北海來青鳥於西方吾將使王母致詞安期擊節歌偕老之佳什期合德於無疆也耶

悟空寺重修塔銘

我心不發乾坤毀絶我能發心寸草金身有相爲真無相爲真茲塔興廢可以觀心以塔證心因心顯塔普願衆生皈依佛法心心不滅法法嘗新留此心塔永鎮法門月建巳丑歲在庚申表年繫月以詔後人

硯銘

噓而生煙吸而流泉出其餘足以潤物叩其有不越乎方寸之天硯乎硯乎其殆終身與吾相爲周旋者乎時嘉靖癸亥秋七月十有二日夢有以硯求銘者悟而記此

得心經石刻列之屏障紙不足以偈補之

筆此經者無識今見聞此經者非眼耳舌混然一

元經百千劫何毀何成不生不滅而予偶得之屏障是設是謂無相之相不說之說噫會吾意者可以歷祇閑於剎那納須彌於一髮豈止曰經典所在之處即爲有佛而已耶

季君秋崖傳

秋崖季君諱葵字子忠世爲常之江陰人國初有名子開者給事刑科以直聞逮君父晟宗號墨軒博學洽聞以文顯遂爲邑之望族君爲人明白坦夷不設城府與人交不爲鈎棘而中持耿耿莫可搖撼生丁國家全盛時邑之人漸含兵胄澤稍以靡麗相尚而君獨敦行孝弟家雖貧而能以菽水之奉結二親歡心饍無餘留而能

使昆季妻子咸有自得之色人所好者君弗好也嘉靖
癸丑
聖天子臨軒策士君子科以對策登上第歷任行人禮
科給事中稍能分俸以供祿養人意君考高宜少從肄
好而君布素如故不紈綺不騎乘徒行里閈間謷謷自
君君所爲者人亦弗能爲也縉紳士大夫往來邑中者
欲見或弗可得而時與里中耆艾爲真率之遊月夕花
晨謳歌與鄉人以事干者拒弗受間有疾病則扎藥
恤之且樂育其子弟之君所爲大抵如此蓋性然也嘗
憶念其子一至京師京師識其人輒爲君名迎致居
邸次曰我[illegible]敢[illegible]謀[illegible]給

舍君懇留弗能得遂上
封事請假送君時庭禁方嚴
聖天子嘉給舍君之孝俞焉遂得歸歸踰年而疾作亦
不復起人以君爲先覺君既沒而潛德幽光誦者不置
于是編脩合齊曹君狀其行少冢宰溽陽董公誌其石
大司成水南張公表其隧其鄉人薛甲以三國史之言
於書法有當他日觀風使必有採者爰撫其槩而爲之
傳

論曰夫大羹玄酒淡泊無味而登之清廟則醴齊莫先
焉秋崖季君不爲矯矯之行翕翕之名而流風餘韻能
使當時慕之沒世稱之茲爲大羹玄酒之先醴齊者歟

覽觀前史每於列傳之外別爲凡例以處孝友獨行之士若君者眞其人矣

存齋先生教言跋語

黃生道旣刻存齋先生教言而來喩厥旨問說于予予應之曰此二篇者子程子爲道術分裂而言也仁即性也存仁即所以定性也仁根于性性無內外則仁無內外中庸云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言性之無內外也孟子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言仁之無內外也何以明之今夫孩提而知愛親旣長而知敬兄愛敬者仁也而人皆知愛人皆知敬則仁無不在焉以其根于性也循性而發則愛敬之理不假外求而仁不可勝

所矣夫何內外之可言乎道術不明始有是內而非外者不知吾心之通乎物理而欲絕物以求明其心此務異佛老之見孟子之所謂忘也求照無物者也又有務外而遺內者不知物理之具于吾心而欲即物以窮盡其理此訓詁詞章之見孟子之所謂助也鑿以為知者也不忘即助不助即忘入主出奴各是其是則內外合一之旨不明而思孟立言之意隱矣子程子憂之故因論訂頑而發須先識仁之旨又因論定性而發靜亦定動亦定之旨如曰防檢曰自私則指是內非外者而言也曰窮索曰用智則指務外遺內者而言也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以明物我同體之義而仁無內外可知也

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澄然無事之義而性無內外可知也此子程子所以繼思孟之傳者也存齋先生合併示人將使學者反觀而自得之而楚侗先生所謂入門須識主人翁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學者服膺于此而有得焉則凡知行存省與夫博約忠恕誠明之說皆可即此通之而知其爲合一信乎邑邑可辯而存齋先生引而未發之意不益彰之矣乎

艮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十一